

## 第十回 破落戶反面無情 老娼根煙花教訓

詞曰：

走青驄，飛冥鴻，鸚鵡籠中夢也空，學語敢朦朧。粉太工，脂大濃，羞殺全無閨閣風，教妾若為容？

右調《長相思》

話說翠翹熬刑不過，哀求道：「媽媽，是我不是。自今以後，再不敢撒嬌做作，一聽媽媽教訓了！求媽媽棒下超生，王翠翹不合一時志短，聽那楚卿的愚騙，背媽媽逃走，原非我的本心。今日這樁事落在媽手，生死聽媽，存亡聽媽。祇求媽哀憐我去國離鄉，飄流到此。媽媽法外施仁，開一面之法網。媽，翠翹實是打不得了！可憐王翠翹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疼得肝腸碎，痛得心膽裂。媽，得饒人處且饒人。媽，你打死翠翹值甚的？可不丟了你四五百銀子。媽，你不看人面看銀子面上，也饒得我這次兒。媽，你這遭有言，我若不聽，再打也不遲。」

言到傷心之處，旁人無不替他墮淚。秀媽道：「如此還要打了一百做樣子，再替你斷。」拿起皮鞭又欲打。翠翹驚的魂出道：「罷了，熬不得了，是死也。」頭打兩三個旋，腳一連幾搓。祇見那雙丟丟腳兒上十指，鮮血直噴，頭髮盡散，口中白沫吐出，眼睛之中血淌。眾粉頭看他恁的光景，一齊跪下替他討饒。秀媽看見那個模樣，也怕弄殺了，便應道：「饒便依眾人說，饒了你卻要招過。今後違我法令，打多少皮鞭？」翠翹道：「若再違媽規矩，願打一百。」秀媽道：「自今日以後，逢人要出來相叫，客至要喚點茶，獻笑丟情，逢迎佐飲，卻都是不可違拗的。違拗也要打一百皮鞭。」翠翹連連道：「也是這等。」

秀媽道：「那個肯保得他無事，我便放他下來。」翠翹道：「好姐姐，那個保我一保？」內有一粉頭喚做馬嬌，道：「翹姐，我保便保了你，卻是放你下來當不得尋死覓活，我的命便送在你手裏了。」翠翹道：「事已至此，死亦無用。我自知孽障深重，不能解脫，已安心聽命，決不連累於你。」馬嬌道：「如此，我一力承當，保你下來。」馬嬌至秀媽面前；跪下道：「女兒願保翹姐。若他有事故，都在女孩兒身上。」秀媽道：「嬌兒，你好大包袱！保便把你保了去，卻是要包得完完全全的。若有一些兒破綻，都在你身上。」馬嬌道：「女兒一概包到底。」秀媽道：「如此，替我放下來。」

馬嬌叫鍋邊秀輕輕落，那裏站立得住？就替他穿了衣服，挽起髻兒，替他套上鞋子，道：「娘，我同翹姐去洗個浴，再來謝罪。」馬嬌扶入安慰他一番，暖一壺酒把翠翹喫道：「翹姐，你恁的一個伶俐人，怎也中了他們的拖刀計？那楚卿乃天下薄情子，有上肚的恩情，沒有落肚的盟義，也不知賺了多少妹子，害了多少內家，騙了多少朋友。是龜奴才挽他出來，許他三十兩銀子，教他定計來騙你的。你帶去的書，他約二十一日話，句句那個不曉得，但不敢走漏消息對你說耳。你如今落了他的局，祇好收心耐意，待時而舉。適纔你不該說出楚卿帶你走的話，他若知道，還要來分清。你若不咬住他還可，你若與他硬證，他極反得面皮的，你卻不要鬥了他的性。」翠翹道：「他與我盟言在耳，祇怕不是恁般負心。」馬嬌道：「我言不差，你見便知。且喫口酒去謝了罪，同你去睡吧，明日好人教門。」

翠翹一夜不曾討得睡，又打了幾百皮鞭，神疲力倦，肚中又餓，口內又渴。虧這幾碗酒喫了，方硬掙些。走到秀媽前磕頭謝罪。秀媽正欲開言，楚卿自外而入。秀媽起身迎道：「楚相公甚風吹到此處？」翠翹還癡心，想他是來替他分割的，低頭不語。那楚卿應道：「無事不登三寶殿。聞得一句不白之冤，特來一對。聞你那跟保兒走的丫頭，說我楚卿相公帶他逃走，這丫頭是甚等人？叫這淫婦出來，待我當面問他。他認得我是甚等主兒，卻來圖賴我。」秀媽道：「楚相公，並沒有這話，不要聽閑人言語，我那丫頭並不曾提著相公身上。」楚卿道：「我家人在這裏看打，見那丫頭親口指名說我。我祇要見他一面，問得他啞口無言，我便罷了。」

秀媽被他吵不過，祇得叫道：「翹兒，快到楚相公面前陪禮。」翠翹眼中出火，心內飛刀，沒奈何，走近前福了一福。那楚生到此地位也不罷了，祇管要洗清那個賺陷人的名色，一把拽住翠翹道：「就是你這丫頭亂說！你幾時見我來？我幾時同你走？你好回我一句有無，我便去了。不然，不替你干休！」秀媽道：「你答應了一句，伏個罪便罷了。」翠翹無奈道：「你說不曾，便是不曾了。」激得楚卿怒髮三千道：「你看這潑淫婦的聲口，還咬著我不放！我幾曾約你走，好還我個明白。恁般不識高低好歹的娼婦！不打緣何氣得過！」走近前，劈面就是一掌。翠翹就地滾，就地跌，喊道：「辜恩負義的楚子任，你道不曾約我走，你‘昔越’二字，暗約我二十一日，越窗相逢，難道是假的？你強我同行，我固辭不肯。你道事敗，我一身任之。皇天在上，你可罰得咒麼？你強我成姦，許我白頭偕老。你盟天立誓，人饒你，天不肯饒你！你將我墮入萬丈淤泥坑中，不思量替我方便一言，委曲一句，倒來撇清。我以媽在上頭，不說你一句，完你個體面回去，也萬萬分好了，你還來打我！你道打了我便可以釋旁人之疑，祇怕難將一人手，掩得天下目。人可欺，天不可欺！你道不曾帶我走，你來我替你賭咒！」一把拽住楚卿衣不放，楚卿被他一口咬住，前後俱講得是真情，本欲蓋今日之短行，反彰露從前之虧心。

眾人聽了，一齊道：「依翠翹說起來，明明是楚子任害了他，反來做這樣鳥腔，我們眾人替王翠翹抱個不平。」大家發了一聲喊道：「騙害翠翹的是忘八烏龜的鷹犬！」這一聲，楚卿置身無地，抽身欲走。外面有人立在那裏，又見翠翹數數落落，哭個無歇無休，倒不好意思，默默無言。秀媽還要存他體面，對翠翹道：「不要是這樣沒規矩，你跟保兒走，怎冤屈楚相公？嬌兒，叫了他進去了。」翠翹也支撐不來，又怕觸了媽兒，乘勢同馬嬌進去了。

秀媽道：「我十分幫襯你，差不多就罷了。怎的定要撞壁？」楚卿道：「秀媽有所不知。此事外人俱道替你設計，賺了這妮子，這妮子死了要在我身上償命。又添得他親口咬著我，我再怎麼做人？想著仗秀媽壓著這妮子頭，發揮一番，好掩一掩人的耳目。不想反討個沒趣。」秀媽道：「半路好買，半路好賣。你方纔滿帆風使得忒猛了些。也罷，今日他沖撞了你，本該我留你在這裏喫一杯解悶酒方好，人一發道我們是柳隆卿鬍子傳了。今薄具二星，折一小東，相公回去自飲一鍾罷。」楚卿道：「我哪在這兩錢銀子，但今日受了人無方之氣，卻得要買壺消消悶哩。」收在抽中，從後門去了。

當夜無辭。次日翠翹起來不得，渾身疼痛，發寒發熱。馬嬌報與秀媽。秀媽也自來看他，道：「翹兒，這楚卿乃無籍光棍，你怎麼被他哄？此人若帶你走脫了，他也是賣你的，哪裏要你做妻子？他自己的妻子也是賣落水的，稀罕你，你如今心下是怎麼說？還是在我家，願賣到別家去？我如今條直對你說，你若在我這裏做生意，我另著眼睛看待你。你若不願在我家，我即與你出傳單。」

依舊賣你去接客，聽你自裁。」翠翹道：「甌已破矣，伴新不如伴舊。媽教道我些，我願死跟媽媽做生意。」秀媽大喜道：「兒子！良家女妾，深閨寡婦，星前月下，濮上桑間，求一行樂而不可得。你身入其中，卻是這樣千推萬阻。你且將息兩日，我替你講明門戶的制度，枕上的工夫，方好行事。」

吩咐鍋邊秀，拿好酒、紅花、蘇木、桃仁、行血之藥，喫將下去，身子日健一日。秀媽道：「兒子，我替你更一名字。你叫王翠翹，把王翠二字丟開，叫名馬翹。如今有一客人要來看你，你卻一些事故也不曉得，怎麼留得他？若留了他，被他笑耍了去。」翠翹道：「睡便是這等睡，難道有幾樣不成？」秀媽笑道：「癡兒子，若娼家替良家一樣，人都不嫖了！個中有許多妙境哩。」翠翹道：「求媽細講一番。」

秀媽道：「客人喫東道完了，將上床，要讓客人先睡在床裏，你卻睡床外，要將臉朝著客人，用手替他做枕頭。他定要用手來摸你渾身，你也將手去摸他下體。若是短小，用擊鼓催花法；若是長大，用金蓮雙鎖法；若性急的，用大展旗鼓法；若性緩的，用慢打細敲法；若不耐戰的，用緊拴三跌法；若耐戰的，用左支右持法；若調情的，用鑽心追魂法；若貪色的，用攝神閃脛法。其餘別法雖多，大約不出此八法之外。有了枕上的工夫，就要學那日用的制度，其法有七。第一曰哭。接著有錢撒漫的嫖客，住了幾時要收起身，你便哭將起來道：‘情哥，你怎捨得丟了我去了。’撒嬌撒癡，戀戀不捨。任他恁樣剛腸，哭得他手酸腳軟。他若是在行的，定說你客來客去，那留情得許多？我替你是逢場作戲，你怎忒認真了？你便兩淚交流，嗚咽道：‘可見你男子漢心腸狠毒，不要說兩人相得，留戀不捨，就是一塊石頭抱久也抱熱了。接客雖多，情有獨鍾，我實有戀你意。’兩行情淚，能生既去之春；一轉秋波，足奪騷人之魄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情郎欲待整歸鞭，清淚臨風可續緣。

任是銅肝鐵漢子，也教心軟再留連。

翠翹道：「若沒有眼淚出來卻怎麼處？」秀媽道：「不妨。祇要把生姜汁染就巾巾一條，將來揩眼，則淚如涌泉矣。」

二曰剪。客人住久，他有意戀我，我此時就要定計以結其心。恐怕別家見他替你合得好，引他去跳槽。朋友們見你二人相好，拆你們的風月，與他同煎香雲，結為一處，分縛二臂，為結髮之意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一縷香雲截下新，贈與情人訂夙盟。

祇為煙花空結髮，青樓也賦白頭吟。

三曰刺。兩情既洽，必用一事以鎖其心。不然子弟之心最易變。更聞得某人溫存，便要想著那邊去調弄。見了那個標緻，便思量去綽趣。到了這樣時節，乃下手工夫，趁他有銀子時，要令他心中少一明白，不但不肯出鈔，便是我從前工夫都空用了。如今要用個重手法去拿他：或在兩臂下，或在腳股上，或忽於腳板底下，以花針刺親夫某人在上，以墨塗了，使他見之以為你情獨厚，他必墮術中，死心塌地在你身上。他若去了，後來別客看見，想道某人不知怎樣待他好，他所以如此戀他，又必多方加厚於你，欲奪前人之愛。你就可因而行計，攢眉哭告道：‘某人在我身上費過多少銀子，怎麼用情，怎麼好人，怎麼知趣，我不曾報得他。’言罷，吊下幾點假淚。不由此人心不轉，要綽趣，自肯用錢了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刺法機關不可當，情人一見便心降，

借他名色行我計，白鏹黃金頓復囊。

四曰燒。燒乃是苦肉計。如今的子妹刁鑽，子弟也乖巧。要得他的歡心，賺他的錢鈔，沒有迫切肫動人心鎖人意的法，那能籠得他墮入個中？祇得用下這苦肉計，替他雙雙罰誓，男不變心，女不二念，若有反復，神天共殛。兩人同灸，第一穴替第一等心上人，恩情最厚者灸，名曰‘公心中願’。兩人解開懷，肚皮合肚皮，胸前對胸前，以香灸之。第二兩頭相並而灸，名曰‘結髮頂願’。第三我左手合他右手臂灸，名曰‘聯情左願’。第四我右手合他左手臂並灸，名曰‘聯情右願’。第五我左股合他右股同灸，名曰‘交股左願’。第六我右腳合他左腳並灸，名曰‘交股右願’。當時曹操八十三萬人馬下江南，被黃公復一個苦肉計斷送了。希罕世上這些蠢男子，不曾替他好，他尚且在人前賣弄某子妹替我好，你真替他燒香疤，他就破家蕩產，臥柳吞花，死也不悔了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欲得癡兒情意堅，須將烈火肉身燃。

皮毛雖熱心還冷，苦肉於今萬古傳。

五曰嫁。嫖客不言娶，有何趣味？姐兒不言嫁，有甚溫存？但這個嫁字比不得真正女兒的嫁字。乃相體裁衣，隨爐打鐵，見景生情的妙用。他是千金之家，問你身價要多少，你便道我原是多少身錢賣把他的，替他接了幾年客，趁了多少錢，也有幾個本利了，如今不過把他百數銀子盡勾矣。終日議嫁，說盟說義，說情說誓，他心昏了，自然捨得用銀子。銀子完了，他娶你不起，不用你辭他，他自善善而去了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盟山誓海用機關，針芥相招情實難。

嫁法從來誇妙訣，任他豪客也留連。

正要說第六法，忽鍋邊秀來道：「有一位相公相訪媽媽。」秀媽隨即去了。且聽下回分解。